

月涌大江流

——历史深处的江右士风

刘东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涌大江流 / 刘东黎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43-2963-6

I. ①月… II. ①刘…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江西省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2632号

月涌大江流

——历史深处的江右士风

作 者: 刘东黎

责任编辑: 张霆

特约编辑: 李宙 王思源

书籍设计: 德浩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20.25

定 价: 39.90元

目 录

前 言 003

山水关情 016

仿佛是一番梦中场景、一幅动人的画卷：我们从一卷泼墨山水的落款走向题头。幽谷、飞瀑、明月和松林，映衬着江西山水的宏阔和土地的壮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从自然山水或婉转低回、或沉雄高迈的容貌中，开始了对江西文化的精神考古，探寻赣鄱大地上那一幅幅流韵千古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现世的隐逸，和来生的福田 027

隐逸是一种大境界、大智慧，是历尽劫波后的从容，是阅尽人世后的宁静，是迷途知返、顺应天命、超逸凡尘。隐者们从此拥有了一种冲淡脱俗的风度，超越了对生命的重视和人生的爱惜，这是彻悟了人的本质后所产生的达观襟怀。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他们冲出仕途的牢笼走向归隐，梦一样的浮生，谜一般的事，在隐者的翩翩长衫飘逝之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白鹿洞里的烟霞 037

从孔子开私学之风，其弟子澹台灭明游学南昌，结草为堂，授徒讲学，到唐开元盛世，江西出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桂岩书院，江右大地弦乐四起、文风蔚然。书院维系着千年传承的古老智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牢不可破的精神根脉。是哪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文化能够历久弥新地传承下来？在历史的经纬里，到底交织着怎样的神秘情怀？

古村读书声 046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此一朝暮，实为先祖

辛勤劳作，代代延续的百年光景。没有民间社会的耕读门风，哪有三代承风的文化世家？生于社会下层的务农者后代在这里找寻“天梯”，志向高远的贫寒书生开始躬耕苦读，晴耕雨读，春耕冬读……众多寒门细族如溪流一样积聚，最终汇合成江水一样浩瀚的急流；众多国士栋梁，成长在这种耕读的秩序下，崛起于阡陌陇亩之中。

谁与高秋共寂寥 056

王安石用他的思想，在中国大地搅出了一派新局面。他想以急风骤雨般的流血行动来重铸一个王朝；然而时运不济，结局悲凉。但是真正造福人类的事业，应该比生命更长久，它的辉煌不是毕露在创始者的生前，而是隐藏在他的身后。王安石留下的叛逆个性及个性化的事业和思想，在千载之后，依然砥砺社会，雕镂人心。

文章太守 072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山壑林泉之美抚平了他心灵深处的痛苦，原始生态的自然山水升华了他的人生境界，使他以一种更为高远旷达的眼光来审视生命。他勤于政事，使百姓“乐其岁物之丰成”；公余之暇，他歌赋咏词，抒发情感，实践和推动着他领导的文学革命。在欧阳修的文章中，少有知音难遇的苦闷怨气，也少有千秋岁月的家国悲情，只是在山水之间，花影之中，其乐陶陶，其醉悠悠……

前世的花香 082

黄庭坚一生在命运的旋涡中潦倒而坎坷。但与此同时，他的一生又充满着从容、端庄、静穆、清朗，很少有撕心裂肺的内心纠缠和生死契阔的命运抉择，只有令

一个时代生辉的诗文和奇伟的书法。这是否可以归功于家乡风物的赐予？江西乡村特有的隽秀和静谧，无声地端正和安抚着一代代人躁动的心魂，使他们有了一方精神的栖息之地。

国土无双 093

他用自己一生的时间，梦想着奔走着呼告着：北定中原，一雪国耻。在后来看来，他同时也像是一个孤独的精神侠客。他将进退皆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推向了极致；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颗咬不烂打不碎的铜蚕豆；那正是江西古代文化所具有的坚毅刚正、气节义烈的风范体现。

一生襟抱未尽开 107

一个人可以凭着他的文字流芳千古，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迷人的荣耀。杨万里的作品平易自然、构思新巧，状物恣态，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他摆脱了当时脱离生活、摹拟古人，只在字句韵律上着意锻造的风气，以一个人的努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诚斋体”……朴实的风景在他心里变成感情的雏形，和着记忆里童年故乡的鸟飞鱼跃一派生机，一行行渗进了他笔下的纸张。

云中的锦书 116

踏入晏殊的境界，每一首词，仿佛都是注定的因缘。时光流转，绵延无尽，而人生不过是“譬如朝露”，只是那无限中的一瞬。面对永恒的时光流逝，晏殊却总是“一曲新词酒一杯”，他总是如此平淡，纵有伤感，也是蕴藏在里边的。了解晏殊的人，读过他的词后，总会问一个有趣的问题：晏公这样一个秉性刚毅之人，为什么能够写出风流蕴藉、闲雅温婉的文字？

千江有水千江月 126

在江万里的人格精神里，总是不缺乏中国传统士人的道德情怀。他单纯、清高、执着，把品行、操守、道德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在他的背后，始终有强大的传统文化道德支撑着，这种文化与道德的双重支撑，使得家国败亡之后的他能以一介孤危之身，作出“宁以一死以立身”的选择。正是经由江万里等人“古朴厚道、直爽刚正、贬斥势力、尊崇气节”的道德观念，代代相传，形成风尚，在江西大地回荡不息，建构了赣文化价值和情感道德核心，这也是历史回报江西大地最壮丽的风景。

铜雀荒凉对暮云 131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在谢枋得内心深处，其实并没有这种闲适出尘之想。动乱的亡国背景与他身历的凄惨人生，在他的思想里已然刻下了尖锐的烙印；他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的苟且。遥想故国山河，回首家国身世、几十年风雨都扑向诗人的胸怀。再遥想昔日帝京盛景，岂是一份愁情了得。暮色正在四合，倦鸟的翅膀也黯淡在巢里，在他的想象中，远处有刀劈斧斩的声响，裂帛般一阵阵划过大地山河。

无处安放的雪夜 136

天子重臣、《永乐大典》总纂修解缙，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里永远地噤声了。“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成了千古文人从政的一个可怕谶语；也让我们一窥专制统治者与思想智识者之间深深的隔膜。它似乎是在昭示天下读书人这样的道理：坦荡正直和锋芒毕露，永远是仕途的大忌！从这个意义上，解缙只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团信念，与巨大的现实政治权力抗衡，令人敬佩。他显示了宋明理学的生命温度，以及昔日江西人的坚韧、刚直、侠气和内心原则。

幸运的放逐 149

那也曾经是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时代。幼时先学诗文，再学经史子书，科考入仕，博得功名的念头，已附在读书人的心灵深处，并一步一步主宰着他们的生活……而宋应星掉头而去，面对生活给他的另一种机遇，让他的视野更高远，胸襟更舒朗，让他从喧闹的京城走向山村水郭和寻常巷陌，从逼仄的经史圈子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接纳了乡野的地气和民众的笑语，人生的境界都呈现出更大的格局。

吾人如花绽放 155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中为后世论者所推崇的造诣与动力，如果追溯其精神发微处，应该就在江西。他的一生与江西有着无法割舍的诸多情结，包括在南昌不知去向的新婚之夜，主政赣南期间理学体系的建立，以及在大多扑朔迷离的病逝。一破山中贼，二破心中贼，他由一名不起眼的青年书生，走进明代理学的最高殿堂甚至创造了儒学史上的一座最令人景仰的高峰。

蓝色瞳孔里的南昌 164

已在广东建起传教据点的利玛窦，何以留居南昌？历史究竟赋予了怎样的力量，让利玛窦遭遇南昌，并影响着之后近两百年的中国？现今的南昌，已再难找寻到任何与利玛窦相关的痕迹。但在耶稣会士来华的历史历程中，利玛窦在南昌其间的行为，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而这一切的生发之处，正是南昌正在萌芽的商品经济、文人社会以及多元思想并生的时代格局；是人文荟萃的遍地书院，渴求新知的江西学子；也是古代江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

故园情梦 172

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但是相思莫相

负，牡丹亭上三生路。杜丽娘那一缕至死不灭的情丝，穿越古今，萦绕千年。她被埋没的青春，必须等待有情之人的召唤才能回来。而这个艺术世界的创造者，又在盼望着什么样的人生和艺术机缘？又有着怎样复杂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

兴亡的年代 182

易代之际的一代士人已风云涣散，往事湮没，但总是要有坚守的人。胸怀复国之心，却无复国之力，逐客游子的心情，岂是一个愁字了得？想起那时的人和事真令人感慨，总有人在非常时局中以泪濡墨，将山河板荡之际的那一段梦想传承下去。往事如梦如烟，曾经的杀戮与血污、卑劣和壮烈、遗民与新贵、天命和华夷之辨，都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

往事已然苍老 192

黄爵滋是那个时代最清醒最先进最勇敢的知识分子之一，历史记下了他在那个时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那些深入明晰的思想，是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虽然他已无缘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或者预见新文明的模样；虽然他可能不会意识到，刚刚过去的那一场战争，其实是一个宏阔历史过程的开端；然而他留下了自己在历史上抹不去的印痕；也无愧是那个时代的慧眼与良心。

江湖寥落尔安归 205

他是翰林院侍读学士、与南通张謇等人并称“四大公车”，深受光绪的器重。他是光绪宠妃珍妃的老师，是一个恃才放任、疏狂激昂的文人，一个被慈禧恨之入骨的反骨命官，一个被多年追杀的朝廷钦犯；还是一个曾经名动公卿、侠骨柔情的传奇人物……他一生陷入了

时代、政治与文化的激流漩涡而无法自拔，外力如千钧重压，令他无以挺身，他的心灵在重重禁锢之中不堪重负。中年后的他，就像是一片摇曳于政治寒风之中的秋叶，终于走向空寂的禅门。

崎岖世路宦游人 217

陈炽的一生，就有如一幅枯瘦的山水画。这幅画并未画完，他正当盛年，墨水却已枯涸，他的灵魂已经无力投笔，只留下难言的满腔幽愤。他有着冠绝一时的才华，然而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报国之忧与他的生命悲剧相互激荡，让画卷上的残山剩水，升腾起满纸云烟。

人在风雨晦暝中 228

所谓英雄大抵是痴人，这话颇耐人寻味。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在大局定数难知之时，在血影刀光纵横之间，总会有倔强之人要迎头赶上，在乱世中逆流而行，作一番事业——这正是“时穷节乃现”的表现，也是沧海横流真假男儿的鲜明分野。像李烈钧这样的革命死硬派，总有着满腔痴情，有着一意孤行、毁誉由人的拗劲儿；究其本源，正在于平素由自我冶炼的义理，在在充塞于心。

留与人间作笑谈 242

成也愚忠败也愚忠的张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一些特别的味道。他的复辟，在历史长河中就像一个拙劣的笑话。然而总胜过那些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哪怕他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也不大可能真正被人们从内心里尊敬与拥戴。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悲剧或喜剧都已走向沉寂；在中国近现代史和宪政史上，张勋心甘情愿地化作了中国君主制度的最后一抹余晖。

义宁陈氏 253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构成了义宁文化一道灿烂的风景。历史让陈宝箴留下了一代英名，也让其后留下了一个三代承风、一门五杰的百年家庭，留下了让人们赞叹的学识、才智、德性、品行。阴谋和血迹在时间的流逝中终究会淡去，被时间的巨手抹平，而文明的传承，就像寒夜行路中前方时刻亮着的一盏灯，幽明闪烁，但永远不会熄灭。

烟雨客家 283

离开了战乱频仍的中原故地，一下被抛进未知的荒凉；虽然不时地怅然北望、怆然泪下，但是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绝望和畏惧的噩梦里彷徨。在茫茫山峦之间，客家人“结庐丛林、编竹为篱、砍树作牖、割茅当瓦”；他们必须在这里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才能重新获得安身立命的土地、宁静生活的家园。

前路蓬山一万重 294

江右商帮是一个传奇的群体，我们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鲜活，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创业者内心里不甘平庸的勃勃雄心。在他们纵横全国的时候，后来称雄一时的晋商、徽商都还沉默无声。我们现在已无从想象，江右商帮是如何像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数百年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江右大地，仿佛就是一块特殊的、宜于奇迹萌芽的土壤。

珠山上的斜阳 305

现在的珠山，像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安详地伫立着，默默度过淡定的光阴。曾经的繁华恍若过眼云烟，

然而千百年的时光沉淀下来的却是一尊千年的瓷魂。我们从珠山八友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江南文人独特的历史味道。时光暗换，只有珠山上那轮明月恍惚依旧，已隐入历史风烟的珠山八友，他们作品中的山水花鸟、梅兰竹菊，也染上了一层薄薄的釉色，像昌江两岸荡起的一道道烟尘。

后 记 314

月涌大江流

——历史深处的江右士风

刘东黎 著

前言

江右即为江西，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日录杂说》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遂得此名。这是一方具有独特文化性格的地域。由于在中国历史中开发较早，加上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江西有着积淀深厚、质地纯正的中国文化。虽然时过境迁，斗转星移，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江右士风，依然令人感叹让人回味。

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曾在故土或其他地方创造了不朽的业绩。这些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故乡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深入到他们骨血里的必然结果。江右士子的人格与精神发育较为健全，所受到的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也相对要小得多。而江右古代文化所具有的坚毅刚正、气节义烈的风范，也使得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不同性情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各自所需的滋养。

如果一个地方的优秀人才，他们不是几根孤木，而是成建制地出了一批，这就会构成那个地方的文化底气，也可以说是“地气”。江西在这方面是幸运的，所谓读书成风，科举成名，作家成派，学者成林；从传递薪火的至圣先师，到古道热肠的忠义之士，从孤高傲世的文人墨客，到壮怀激烈的革命志士，像繁星一样闪烁在江西文化的星空。

尤其宋明两代，都属于江西的灿烂岁月，从江西走出的士人群

体，可以说几度承载着中国王朝核心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他们都是标准的被中国文化精神灌注其中的人物标本，他们才情斐然，铁骨铮铮；中国千年历史的诗意苍凉，很多都涵盖在他们的形象之中。正因为有了他们，江西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座文化大厦，铸就成一部激荡千年的文化史。

由于历史文化纪录片《江右》的创作所需，我在阅读江西史志的同时，重点阅读了与江西文人士子有关的著作。如同一次精神和文化考古，在千年的历史河流中，阅读他们其实就是一次次人生行走，你会觉得身临其境身在其中，因此探寻古代文人士子内心世界的热情和兴趣就自不待言了。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它以江西古代和近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题，将不同年代出现的不同人物串连起来予以解读和叙述，以扫描江西的文化命运和文化性格。我用一种较为随意的文体，借助这些古代江西士人的坎坷经历，包括他们留在江西大地上的足迹和遗存，讲述了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文化情怀、聚散盛衰。

涉及其中的人物，有的名垂千古，如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王阳明、文天祥、陈寅恪……他们高蹈的灵魂自不待言，已经定格为流韵千古的文化风景。

有的不是很有名，比如黄爵滋、陈炽、汪大渊等，他们同样是江西大地上走出的优秀人物，由于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原因，他们的大名只是静默于学者们尘封的书架上，而历史自会有他们应得的位置。

甚至有比如张勋这样中国近代史里的丑角人物，故乡传统文化和地域性格特点，也同样浸润着他的身心……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与浙江士人群体、广东士人群体……的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大部分又不太像中国的传统文人，他们不太享受中国读书人一般意义上的成功：做一个小官，写一集诗文，游一片山水……

从精神谱系上看，他们大多更近于方正刚烈、一条道走到黑的儒生。这便注定了他们的为文和从政之路，充满着挫折和坎坷，他们的追求，与儒家文化的伦理天空合拍；他们的血性与气魄，经常会掀起时代的风涛；甚至他们的死亡，也如流星般放射出逼人的光芒。

所以把全书连起来解读时，我们就会发现，对于江西籍的历史名人，他们骨子里大多具有典型的儒家人格，大多秉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致君尧舜上，复使风俗淳”，这种人格和理想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就连离经叛道者成为历史丑角的张勋之流，在思想的潜意识里，也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其中。回望他们的人生道路，我辨认这些交错重合的历史足迹，心中感慨万千。

江西能出现文天祥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典范人物，应当不是偶然。这既缘于江西这方特有的土地，也传承自古代江西人包括客家人的族群性格。而中国传统士大夫典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关怀，在里面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种道德关怀，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内在修养的肥沃土壤。他们的坚守有如顽石。面对历史变迁的滔天巨浪，面对世道人心的滚滚浊流，他们是天生的抵御者。他们仿佛就是为了抗拒而生，身上有一种本能的使命。

这种文化精神必然会影响和反映江西的文风、士风，以至民风。

他们的是非成败，都已在江西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

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所以这种文化精神真要遗落也并不容易，因为有时候正道可以长存。

历史的嬗变推动了他们依次出场，他们的思想和业绩，他们的行事方式以及造成的结果，总是被人记起，他们的是非成败，也长久地昭示后人。他们各自不同的风度，不同的襟怀，他们无奈与悲凉或富有悲剧意义的命运，不仅成为历史的记忆，而且成为中国文人命运的绝妙暗喻。

本书的写作手法，尽管不为时风所动，尽可能地以翔实的史料，将笔下人物的生命和情感勾勒得逼真和丰富；但也只能这样说而已，试想有谁能够回到当日之情景中对历史人物的心境作真切的体味？我只幻想自己的这些文字，能吹开凝固已久的历史云团，让人们围绕着与江西有关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重新回望这一千年光辉的历史；回望一下患难时世中的友情、孤危中的道义以及纯净的儒家伦理感情；回望已经遗落在忘乡里的中国。